

唐六如先生文韻目錄

驚艷

蘭麝香仍在珮環聲漸遠

借廟

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

酬韻

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開齋

佛羅成就了幽期密約

寺警

繡幃開遙見英雄俺

請宴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賴婚

虛名兒誤賺我

琴心

別恨難愁做這一弄

前候

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

闌簡

半晌擡身幾回搔耳一聲長嘆

賴簡

便做道樓得慌也索覷咱

後候

從今後由他一任

酬簡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

拷艷

他說小姐你權時落後

哭宴

倩疎林你與我挂住斜暉

驚夢

嬌滴滴玉人何處也

唐六如先生文韻

枝山先生評定

嵩陽念菴居士手輯

蘭麝香仍在珮環聲漸遠

有若近若遠者而人以物留矣夫蘭麝珮環當身所有實珙心所留也是以流連不去乎若曰茲者朱門寂寂粉堦巍巍小姐安在耶小姐遠矣乃獨於人去之後睇眄既窮轉若有可即而不可即者何予我以無盡之慕也小姐呵芳徑留蹤不覺心猿欲放所恨梨花之下隱耳而竊以為未隱也思其臭之如蘭尚拂襲人之氣春陰鎖翠空教意馬爭馳所期鶯語之非遙耳而無如其已遙也念伊人之如玉難遲禁步之聲不有蘭麝乎香則喜其仍在矣不有珮環乎聲則惜其漸遠矣昔聞賈女之香可竊而諸百歲不願小姐之贈我以芍藥而願其貽我以蘭麝矣不知小姐之心許我否但從懷想之餘而覺青衫分釵有者之而欲透者亦淡亦濃與綠柳之煙相結此衣香之裊裊耶抑小姐之芳魂暗出斜扉外也昔聞漢皋之珮可解以訂相思不願小姐之報我以瓊瑤而願其投我以珮環矣不識小姐之意屬我否但使徘徊之頃而覺素袖飄揚有隨之而不傳者乍高乍下偕青禽之轉爭鳴此珮玉之珊珊耶是小姐之王趾潛移曲檻邊也想夫深閨弱女誰無蘭麝之薰而一觸冰肌則其香倍遠誰無珮環之繫而一經微步則其聲倍和吾獨怪小姐之既去不若香與聲之繞於我側也從此羈旅萍蹤願在體而為香親玉質之無瑕蒼春

風而不散。願在裳而為珮。繫楚腰之一搦。垂錦帶以輕搖。吾深望小姐之相憐。竟似香與佩之置於其身矣。小姐念我耶。何以流芳未歇。綿綿生幽谷之情。小姐忘我耶。何以餘韻將沈。杳杳有冥鴻之想。夫安得東風一陣。吹小姐使之出。又安得遊絲千丈。裹小生使之入耶。

雙文既去。張生更從何處着想。聲空造出香與聲。真是覓神搗鬼也。文代為摹擬。恍是真正有香。真正有聲。令吾讀之。猶在字裏。聞出香來。行間聽出聲來。的是繪香繪聲之手。你_不合臨去也。回頭望。

情牽於望者。怨生於情矣。夫珮豈真怨鶯者。特以情之難致。轉若鶯之望為可已耳。若曰。吾令而始悔。昨者之多。此一見也。然思我有慕於你。你不必有戀於我。此亦漠不相關矣。吾又何恨焉。夫老母之威嚴如此。你豈不畏懼之乎。既曰畏懼之。則於萍客之蹤。有去之弗顧耳。豈其潛行芳徑。動人桃花人面之思。抑曰畏懼之。則於遊人之迹。有見之疾趨耳。豈其擅出香閣。竟學馬上墻頭之盼。乃回頭之望何為者。想夫眉纖新月。腰軟垂楊。我之心醉於你者多矣。然此皆美人之常也。獨是櫳門將入。此際已絕望於你。而秋波一轉。有令我黯黯魂銷者。不得謂之寡情也。使你之身心不難自主。我正深幸其多情如難自主也。則臨去低徊。夫亦可以不必矣。想夫鶯語嬌傳。香塵淺印。你之留意於我者多矣。然此或適然之事也。獨是梨院將歸。彼時已罔冀於你。而杏臉斜回。有令我悠悠神往者。不得

等於陌路也。使你之出入有可自由。我豈不圖其注意。如不自由也。則回頭顧盼。夫亦覺其多事矣。天下惟閨人之瞻矚。最足以娛人。茲則若有心。若無心。欲置也。而不忍置。是羊車入市。看殺衛玠。而魚斬返閨。望殺張珙也。回思柳外之俄延。竟成一夢。我能無嘆息於你也哉。天下有偶爾之流連。不勝其後悔。茲乃若有意。若無意。欲行矣。而不遽行。是回頭一笑。百媚俱生。回頭一望。千愁頓結也。轉憶花間之邂逅。無限傷懷。我能無惆悵於你也哉。而今而後。倘再與你相遇乎。我亦不欲望你矣。

如雙文之美豔。即不回頭。亦豈忍置之不合之為言。非真謂其不合情。至則怨生也。文緊承上文說來。句句是回頭體態。句句是不合神理。並無一句說煞。亦無一筆與臨去秋波相犯。而構思之巧。吐詞之秀。無不各臻其妙。真風流領袖也。

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良夜不虛而相思又歸著矣。夫相思苦境也。而生若甚樂。則以此夜之投正耳。珙曰。我之於鶯也。自花間乍遇。而相思已透於骨髓矣。雖然。兩心未照。不得謂之相思也。今幸矣。往日淒涼。空染文園之病。今宵酬贈足驚道韞之才。芳春虛度。我固知其難度也。蘭閣寂寞。不殊芸館之蕭條。長歎應憐我自為之相憐也。牆內愁吟。似識廂中之客意。然則小姐竟許我為知音有知音焉。則生感矣。感之至則有所不忍忘。而迫為相思。我竟得小姐為同志。有同志焉。則生慕矣。慕之至則有所不能釋。而結而為相思。小姐既去而愁息於香

幃新愁和漏永。低頭不語對銀缸。我亦將去。而徘徊於斗室。隻影待更殘。抱膝無心揮玉
玚。今夜之相思。非復仍前矣。我思其貌。則宜嘆宜喜。較親於初見之龐。今夜之相思。非猶
夙昔矣。我思其聲。則如瑟如簧。倍切於隔花之語。且也為之思其步。則徑紆行慢。恍如洛
女凌波。勝寬香塵之底印。且也為之思其衣。則風過香生。宛若荀郎入座。能留旬日之清
芬。而深我思者。態也。曲檻聞憑。有花散柳。解之嬌。覺風前卻立。其態未全。而永我思者。情
也。新詩屬和。有夫唱婦隨之樂。覺眼角遙傳。其情猶淺。月色其溶溶矣。而皎然入我懷者。偏
覺其婢娟。則我之相思。月姊諒之。花陰其寂寂矣。而嫣然娛我目者。倍呈其鮮好。則我之
相思。花神鑒之。我初不意有今夜也。我亦何幸有今夜也。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矣。夫安
得小姐之芳魂。入我夢中。一訴相思哉。

酬韻非生所料也。酬韻之篇。幾於傾心吐膽。更非生所料也。君瑞此時。那得不驚喜。欲
狂篇中。千迴百折。實實還他相思。實實還他投正。覺一日相思。十二時無此情。種君亦
自有所思。歟。何言之親切也。

佛囉成就了幽期密約

祈於佛者。事褻而心誠也。夫幽期密約。豈可以告我佛。而拱以成就祈之。將冀有一誠之
格乎。生曰。拱處落下。鶯處河中。相距甚遠也。佛寺之遇佛。若為之引。奚允願。吾佛之始終
之也。蓋鶯之性情。梅香知之。梅香休劣。誰使之不劣乎。鶯之舉動。夫人主之夫人。休覺誰

使之不覺乎。至於籬頭暗吠。雄如寶座象王鳴。牆角遙驚猛似蓮臺獅子吼。則犬兒之惡亦大可恐怖也。又誰使之不惡。等於象降而獅伏乎。發慈悲心。蓮廣大。力非吾佛不為功也。佛羅證身金界。雖五蘊之皆空。佛羅。閉念凡夫。奈六根之未淨。佛羅。放東如來。當來垂鑒。佛羅。寺名普救。宜救相思。佛羅。如珙之與鶯。可締同心。於百歲早移來撮合之。山佛羅。如鶯之與珙。曾私一笑於三生。善付漏氣。氲之使佛羅。婆心素熟。忍看我欲斷肝腸。佛羅。法眼宏開。忍見伊空留顧盼。佛羅。度我以般若航。離苦海而入愛河。佛羅。沃我以清淨水。滌六塵而降三昧。佛羅。陰為之調護。芳晨良夜。好開方便之門。佛羅。默佑於虛空。祿客閨人共證風流之果。佛羅。以戒珠照此昏衢。勿令曲院尋香不識。西來之路。佛羅。以慧劍破諸煩惱。勿令蕭齋卧月。徒牽夢幻之緣。佛羅。幽期得遂。吾當一心皈依。五體投地。佛羅。密約如諧。吾且重光寶刹。再整金身。佛羅。

千呼萬喚驟讀之。是文人戲筆細思之。卻是張生至情。即使吾佛無靈。亦當叫活起來。況大慈大悲。有感必應者乎。語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具此錦心。綉口。定不得以凡夫目之。

續幡開遙見英雄俺

僧也而英雄。非凡僧矣。蓋和尚者。英雄之退步。而英雄者。菩薩之本色也。君子知惠明於是乎。不凡若曰。俺自一入空門。而生平之豪氣。幾無以自見矣。今乃得一見生平也。幾聲

鼓一聲喊俺去矣。以譟誦之鼓。而易為征伐之鼓。一鼓豈足以作氣。然陷敵衝鋒。有俺在而鼓聲乃益壯。以譟讀之聲。而變為吶喊之聲。先聲豈足以奪人。然潰圍侵援。有俺在而喊聲乃益高。俺去矣。何必擁大纛於行間。而柳映花遮。宛列堂堂之陣。則繡幃開也。解元試憑高而望之。遙見夫鐵棒摧時。海波翻矣。山巖振矣。而俺惟是挺然一往。竟同獸起。鳥伏之勢。非英雄焉有是也。解元以風流人而見英雄。俺必且奮弱為強也。何必見高牙於馬上。而風馳雷掃。儼如正正之旗。則綉幃開也。大師試極目而送之。遙見夫戒刀指處。天關撼矣。地軸搖矣。而俺不過蕭然一身。直走金戈錢騎之中。非英雄而何。敢然也。大師以慈悲人而見英雄。俺必且轉驚為喜也。已夫。自以為英雄者。飛虎將也。然伊英雄。假不若俺英雄。真降幡之豎也。在此行矣。佛力雖云可恃乎。而憑虛莫濟。不得不托英雄於俺。俺華幢而奪赤幟。俺有進無退耳。抑共以為英雄者。白馬將也。然俺英雄去。方得彼英雄來。捷旗之至也。在此行矣。神威雖曰可憑乎。而安坐無為。不得不讓英雄於俺。離香馥而犯風塵。俺旋往旋還耳。向也聞殿角之春雷。雄心暗動。無如削髮披緇。英雄無用武之地。向也聽松梢之風雨。殺氣時騰。不謂提刀仗劍。英雄有建績之時。請觀今日之蒲東。竟是誰家之小姐。

其聲勢如海上奔濤。天邊怒雷披讀之下。恍見普救寺前綉幃開處。有一赤身露頂。莽撞和尚。直跳出來。不獨半萬賊兵不足當其鉄棒一指。即白馬將軍統領大隊人馬。滔

滔潸潸而來亦無此等聲勢余于釋氏最愛智深長老今觀惠公又覺珠玉在前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自吐其心者一往情深矣夫紅既自以為心硬而其於張也亦一見留情耶敢則是小鬼頭春心動也紅曰小姐不嘗云乎從見了那人兜的便親何交淺言深耶雖然情之所鍾良有是事也我竊有以自揣焉以夫人視我雖非掌上之珠然亦不離香閣矣即或聞行別院一任伊桃李爭春而我心中之牢不可破者豈自昔然也以小姐視我同是閨中之秀則固不識蕭郎矣即或偶步芳叢那管伊燕鶯作對而我心之斷不可移者甯到今異也意生雖多情將奈我何顧生不應有此才貌也以貌則河陽再世矣風月襟期不待姓氏既通始入閨人之念以才則鄒下重生矣文章魁首不待恩施既重纔藻弱女之懷是故不見則已一見而心之堅者失其堅矣夫我之心向亦自信孰不謂梵寺歸來而繾綣流連之意亦不覺油然而生矣抑不見則已一見而心之定者難為定矣夫我之心原不易搖孰謂春風暗後而纏綿愛護之恩亦不覺肫然至也由是而食之頃寢之時時殷企慕目中無生意中若有生矣由是而花之朝月之夕遙寄相思意中有生目中有生矣向者僧齋致語疊疊可聽我所以拒之者特為其造次以陳辭其實已心許之向者法會趨踰依近人我所以諱之者特怪其倉忙之無謂其實已心照之意如生者真我見猶憐矣紅娘何嘗心硬若心硬便不留情矣其自言心硬者正越見得留情之至也從以前說

起直打算到以後幾於膝漆相投萬難割捨吾知既到書齋必有許多勾引張生處卻
是作西廂記人代他瞞過耳

虛名兒賺誤我

為虛名誤者不言怨而怨深矣甚矣虛名誤人不少也而誤及青春之女尤可惜耳當能
不怨其母之賺乎若曰嘗讀詩至蓼莪之篇而歎親恩之罔極也我不幸抱終天之恨猶
幸而有母可恃情附畜我顧復我當無不至而今何如哉大凡娘之於女也必為其覓良緣良
緣成矣而不成慈親諒不若此矣抑娘之於女也必為其擇佳偶佳偶得矣而不得愛女
固當如是耶博一擲之米以圖倖倖全是孤注我我也我之處此甚危懸千金之軀以為重賞
是香餌我也娘之待我已薄薄雙頭花蕊花蕊自此舒乎娘亦約為雙頭蕊也人亦共知之也然
不過名而已連理瓊枝自此長乎娘亦約為連理枝也人亦共信之也然不過名而已同
心縷帶我意為實可綰而前言已謬難尋鏡裡之花錦片前程我意為實可圖而好事難
成竟作水中之月噫嘻是虛名也誤矣其賺矣我幾賺於冠而轉賺於娘我之薄命至斯
極耶娘似欲賺生而先已賺我我之終身將安托耶如謂婚姻之非偶也深閨處子豈容
輕以許人然許之原不悞耳獨怪乎將合還離徒以夫婦之名賺我我不願受也既知琴
瑟之不諧矣綉閣嬌娃何必呼之見客然見之亦未為悞耳獨怪夫似聯實斷又以兄妹
之名賺我我更不樂承也夫天下無不是之娘賺我亦復何辭而天下無不嫁之女舍生

又將奚適。總之凡事可賺。而今日之事。決不可賺。他人可賺。而膝下之人。斷不忍賺。已矣。
鶯與生自隔牆。酬韻便作夫婦想矣。迨退兵計成。兩人更是一心一路。折開不得。至此
忽以兄妹之名。易之有不怨娘者。非常鶯也。文特寫得委委婉婉。悲悲切切。一絨情淚。
紅猶濕滿紙。春愁墨未乾。鶯籠之腸斷作者。讀者一時俱斷矣。

別恨離愁做這一弄

傷別離者。情通乎琴矣。夫天下惟恨人知。恨人知。愁人也。生因別離而成弄。非鶯孰
能知。陳文曰。月朗風清。如此良夜。千端恨。萬種愁。何自訴耶。不謂徽聲繁發。風入耳。忽令
恨與恨相牽。愁與愁相結也。夫更長漏永。非其曲中字耶。而我於有字之中。會其無字之
處。覺琴以暢志。而此獨有鬱而不舒者。其心則何心。衣寬帶鬆。非其絃上聲耶。而我於有聲
之後。想其無聲之先。覺琴以陶情。而此獨有悲而莫慰者。其意則何意。是有恨耶。殆別恨
也。夫我雖寂處深閨。彼尚羈棲孤館。非為別也。而靜好無期。不別而永別矣。則其所恨者。
豈在天涯咫尺乎。生蓋欲以此恨伸之於我。而纖指著冰絃。宛轉寫無窮之恨。這一弄也。
如聞別鶴之篇。烟雲亦為之鎖恨。已是。有愁耶。殆離愁也。夫睽違僅逾尋刻。隔絕不過花
陰未為離也。而鴛鴦難諧。未離而將離矣。則其所愁者。豈因一日三秋乎。生蓋欲以此愁
達之於我。而素心憑綠綺。低徊傳不盡之愁。這一弄也。如鼓離鸞之操。草木亦為之含愁。
已然。則生固以一字字恨。一字字愁。而疊為一弄也。茲者朱絃罷撫。鏗爾餘音。吾誠不知

彈者此時何以為情而雅奏相宣我已淚涓涓流也然則生固以一聲聲恨一聲聲愁而合為一弄也茲者玉柱停彈杳然絕響更不知彈者今宵何以自遣而幽懷相感我已腸寸寸斷也嗟乎曲終人不見書館一燈青我憐其況我越重其人矣

鶯本愁恨人忽聞愁恨曲兩情相觸自然倍覺淒涼君從筆底曲曲體會出之崔氏口中印入張生心裡覺千愁萬恨一時縈繞如聞江上琵琶令我青衫濕透矣

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

以雙文為可致能料之於意中也夫紅已窺鶯之心故以為可致耳然紅雖慧恐鶯不若是輕也紅云今者我之來探你固那人所使也那人可使我來我獨不可使那人來乎蓋綉房畫永妝閣春寒喁喁私語其常也故說詞易入月榭聽琴花窗遣婢脈脈幽懷如見也故心事易傳你雖能以一緘書挂虛名於赤繩之簿而那人與你終難成鸞鳳之交你不能以三寸舌取佳配於尊酒之間而你與那人遂致有參商之數猶幸而有我介紹其中也我一介紹而疎者可親猶幸而有我周旋其際也我一周旋而離者可合在那人則身未來而心已來然蜂媒蝶使之未通安必花香入手在你則香來而尤欲逐其來然雁耗魚音之未致難期海燕雙棲我將為靈鵲為你填橋錦軸停斂可安坐而邀織女我將為桃花為那人引路胡麻熟否可預設以餉仙姬今日者我之來不過一人後將不止一人當夫斗轉星橫而迴廊悄步有且前且卻者那人來也那人來而你之願如是乎遂翼

日者。那人。之來。或不止一遭。要必先有一遭。當夫更闌人靜。而素袖輕持。有乍喜乍驚者。那人探你也。那人探你。而那人之情。如是乎。長沈郎病減。那人能減之。荒庭一片月。巫岫上。準看攜雨。向陽臺。宋玉消愁。那人能消之。晚寺幾聲鐘。蕭史樓頭。會聽吹簫。乘彩鳳。放心波。張秀才也。

鶯之言曰。應憐長嘆人。曰。口兒作念心兒印。曰。我相思為他。曰。休教別離。方志誠。種其於張生。真是感。而且慕。紅娘。慧人早已窺見底裡。而又重以書齋之候。益信是情。投意合。可以隨手撿來。故作此滿心滿意之語。非孟浪也。文有調侃。張生處有賣弄。自己處皆能曲曲傳神。而數詞設色。更有天然秀麗。

半晌擡身幾回搔耳一聲長嘆

春睡初醒。倦極而愁長也。夫紅既歸鶯。宜急問之矣。乃擡身搔耳。而繼之以長嘆。倦耶。愁耶。抑別有思耶。紅云。適從書館中來。見夫和衣睡起者。氣色則滯也。聲息則微也。吾方且怪之。今觀小姐。而知孤眠况味。大抵然矣。異哉。小姐之嬾也。往往曉露初晞。遂啟菱花之匣。令日色橫窗矣。甯有宿醒未解耶。往者新粧早試。輕勻翠黛之眉。今花陰拂檻矣。將毋好夢未回耶。則見其羅衣寬褪。欹斜如春柳。飄風小姐擡身矣。獨是纖腰款擺。一若欲倩手嬌扶者。曷為遲之半晌也。夫小姐之身。自夜氣一侵。而綉幃深。尚覺餘寒之料峭。故半晌延捱。猶是朦朧星眼已。則見其雲鬟蓬鬆。隱約是明瑞墜玉小姐搔耳矣。獨是粉頸

低垂一若有沈吟難決者。曷為至於幾回也。夫小姐之耳。自琴聲一入。而芳閣悄悄。遂留餘韻之悠揚。故幾回摸索。懸知搖漾春魂。已斯時也。鈎芙蓉之帳。意必呼女侍以來。前擁翡翠之衾。將必召青衣而細叩一聲長嘆。又何為耶。或者傷幽客之難親。而嗟吁之氣。頓發於香喉。不覺其聲之長也。抑知好音已至乎。吾且從旁而觀之。倘一注青眸。而鸞影溢深窺才子之心。則憶生者。能無感我歟。或者恨慈憐之見賺。而抑鬱之情。遂形于太息。不禁其聲之長也。抑知芳訊已通乎。吾且斂步而觀之。倘一舒素手。而蘭乳香披。隱動佳人之念。則怨母者。能無德我歟。噫。鴛侶分時。衡是嬌酣之態。綺筵散後。絕無喜笑之聲。小姐小姐。何不說之於紅娘也。

此是雙文小照。有情有態。不獨春閨睡起圖也。一幅素紙。能使雙文情態畢露。如見其形。如聞其聲。尤妙在筆筆是紅娘眼內。雙文筆筆是紅娘心內。雙文有無數猜疑不定。全為下文改變朱顏。反照何物。文人通靈乃尔。

便做道樓得慌也。索觀咱。

誤於樓者。急不擇人也。夫生欲樓鶯。而誤及於紅。生固慌也。被樓者何獨不慌。紅曰。聖人云。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蓋既樓則無不得也。秀才之樓。誠是矣。如不得妻。何想秀才之來也。過苔徑之滑。盼粉牆之高。得毋驚魂不定耶。驚之甚。則不及致詳。而有此一樓。想秀才之至也。寂黃犬之音。近青鸞之信。得毋喜氣橫生耶。喜之甚。則不能自持。而有

此一樓在秀才意中。豈不謂有此一樓而好事定矣。王人在抱可酬昔日之相思。又豈不謂有此一樓而灾障消矣。巫峽非遙。滿擬今宵之同夢。請試觀之。是耶非耶。大抵幽期密約。原非躁率者可為其事。則甚忙其心。則甚暇。冒然一樓。謹閉者固如是耶。大抵雨意雲情。亦非倉卒間可畢。其既則甚褻其初。則甚莊。遽然一樓。溫存者固如是耶。無論我非不應樓之人。即使其為意中人也。白首之盟。何其鄭重。秀才以一樓遂乃願乎。猶幸我非必不可樓之人。假令其為堂前人也。青春之子。何以為顏。秀才竟一樓敗乃事矣。我國知樓之謬耳。借曰非謬。豈未得隴先望蜀也。我獨喜言之。早耳。倘言之不早。不幾乎以李而代桃也。月白風清之下。胡為緣木以求魚。花香樹影之中。聊作望梅以止渴。年未三十而視茫茫。秀才你餓眼花矣。

想張生悞樓時。出其不意。紅娘亦老大一驚。連忙雙手推開。低低說出樓慌索觀一句。真乃韻事。韻語非得韻人韻筆。未免唐突。紅娘此卻淡淡拈來。觸手成趣。最妙是喜張生是惱張生。是誨張生。是謔張生。心頭口頭一時都有似此。慧兒應勝姐姐。

從今後由他一任

慧心成灰。惶恤其後也。夫紅為瑛之心。勝於為鶯。曰由他一任。恨鶯之反復耳。紅云甚矣。小姐之寡情也。人為尔愁。曰由他愁耳。人為尔病。曰由他病耳。是反不若局外之人。休戚相關也。然今且已矣。我之脚步雖勤。今而不知不必勤也。一候再候。空教我踏破蒼苔。乃殊

覺我之無謂。我之衷腸雖熱。今而知不必熱也。似假似真。不願伊絲添綠髮。乃深悔我之徒勞。况願可酬。他之緣願不可酬。亦他之命。他胡為而喜怒無憑也。况謀之而不成。我任其憂謀之而成。我不得分其樂。我何與而笑啼俱不敢也。良方須致。今姑為之致耳。然客館之行。自今日止矣。今句須投。今聊為之投耳。然紗窗之報。自今日虛矣。從前之撮合。非博愛於鶯娘。此後之旁觀。免貽譏於馮婦。淡春山。由他損。盈盈秋水。由他穿。斷腸詩。由他自抹。相思淚。由他自流。影裡情郎。由他自想。畫中愛寵。由他自傷。離魂倩女。由他發付。潘安悔罪文君。由他處分。司馬六朝金粉。由他貌減梨花。三楚精神。由他腰寬錦帶。傳書遞東。由他自倩。東風廢寢忘餐。由他自牽。幽恨高唐。曾入夢。由他撥雨撩雲。綺戶悄迎風。由他瞞魚背雁。鮫綃枕上。由他情思睡昏昏。窈窕紗邊。由他雲山重疊。東西各別。由他伯勞飛燕之無情。配偶難諧。由他雛鳳嬌鶯之失所。我獨被美語。甜言相逼。臨耳從令。後斷不聽矣。變了卦也。一任之而已。我獨憐隻身。獨自難忍。置耳。從今後何暇顧耶。送了人呵。亦一任之而已。小姐好自為之。

鶯既托紅傳書。寄柬幾字。脚跟走穿。卻不露一真心語。反受許多絮絮叨叨。細思紅娘此時。真是著甚來由。空與他掛肚牽腸。提心吊胆。文窺見肺腑。直將從前作過。懊悔一齊來。如見做張做致。一頭走一頭說時。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

臨去而訂重來難為情矣。夫崔第難於一來耳。可一則可二矣。早來之約固所願也。若曰
珙不才。辱愛於小姐。一夜綢繆珙之感。卿無窮日矣。而卿之愛珙亦富有已時耶。夫角枕
綵兮錦衾。爛兮使清更未盡。而軟玉溫香猶置予懷之內。固珙之幸也。其如歡娛夜短。耶
即晨難唱矣。曉鐘鳴矣。使翠袖可留。則畫眉傳粉。相依鸞鏡之旁。然勢不能也。曷勝兒女
情長乎。天公不做美。數聲殘漏。鴛鴦帳內暗催人。旅客欲消魂。一徑飛花。芍藥階前低
別。卿將舍我去耶。卿之去卿亦有不忍者。良會無多。一望竟成千里。吾竟任卿去耶。卿之
去吾更有難戀者。後會非遙。相違不過六時。地久天長。情蹤不可斷矣。昨夜肯來而我之
病已痊。今夜不來而我之病如故。卿情種也。斷不爾也。雲雨帶雅趣。不可忘矣。有昨夜
之來而我之悶頓解。無今夜之來而我之悶更深。卿雅人也。斷不爾也。是故喜卿來。即望
卿再來。不至孤燈閃閃。離魂空自理。相思而望卿來。尤願卿早來。勿令疎竹蕭蕭。晚徑幾
番疑玉珙。或者高堂之陪侍。未之餘閒。然而可婉辭也。不必俟黃昏人靜而偷開玉鑰。姮
娥早降於蟾宮。或者弱弟之追隨。因多却阻。然而可善遣也。何須待碧漢星明而乍倚雕
闌。仙子早迎於蓬島。經兩度之春風。則桃李尤增顏色。尋隔宵之香夢。則魚水倍覺和諧。
卿令去矣。芳叢露潤。休教亂漬湘裙。碧砌苔封。好自輕移蓮步。東方未白。尚堪圖半晌之
眠。夏日初長。當勉進三飧之飯。玉體衝寒。多方將息。幽歡早續。幸留意焉。

纔得相親。又相別。此時此際。實難為情。早來之約。普天下有同願。非張生饒臉也。文龍

體貼曲至低聲悄語痛惜輕憐字字沁心句句刻骨使鶯娘聽之且將不忍去焉得不
早來

他說小姐你權時落後

不可後而後更出夫人意表矣夫落後之說非夫人所料也小姐此時豈可復問哉紅云
往者書齋之候小姐初心亦謂一晤旋歸耳孰意書生不諒一時有身不自由者即小姐
亦無如何矣夫我本與小姐同去而生顧令紅娘先行也吾方且訝之訝夫遣我之速得
母有不欲使紅娘見者耶然我猶遲留焉徐俟焉期小姐之共返閨幃也吾轉復疑之疑
夫促我之頻得母有不堪使紅娘知者耶然我猶徘徊焉卻顧焉冀張生之無多絮聒也
乃他則更有說矣他說小姐你莫若夫人之恩仇不辨也既來之則安之客窗茶寂權為
一晌之清談維時紅娘尚在花陰之外回視王人杳不見至諒小姐之步欲行未行而張
生已深阻之矣他說小姐你莫若紅娘之喜憂無關也去者自去留者自留旅況蕭條權
作片時之雅敘維時紅娘遙從柳影之中潛聽西廂寂無人聲諒張生之言可允則允而
小姐已姑從之矣雖紅娘亦思落後挈小姐以偕行然張生既能挽之使後而紅娘何能
強之使前也況才子佳人論心則倍覺綢繆吾一侍女耳旨趣未諧相對如無聞見紅娘
自計惟有聽其後焉耳在紅娘原不敢先行置小姐於在後然小姐業有必後之情則紅
娘更無不行之禮也況長兄弱妹靚面則倍加浹洽我一旁人耳殷勤廝守相形終別觀

疎即夫人為紅娘計。亦惟有聽其後焉耳。夫潛過竹院。未必非小姐之達權。而暫止香蹤。不信是張生之飾說。我於是飄然歸也。

本以局內人說局內事。卻似局外人作局外語。不但為自出脫兼為小姐解釋。尤妙在句句含糊。而情事已宛然在目。非此慧心。不能代此慧口。

倩疎林你與我挂住斜暉

斜暉催別倩。所以挂之者焉。夫人自別耳。與疎林何與。當乃倩之曰。挂住斜暉。果能為鶯挂否。鶯云。我愁人也。別愁事也。眼前愁景也。而以今日之愁人。當今日之愁事。偏有戀戀於愁景者。此誠莫可告語矣。千條翠柳。難縈過客之青驄。一輛征車。遠逐前程之皓月。嗟乎。同心相約。則垂景恆遲。判袂有期。則流珠較速。離筵猶未張也。離尊猶未進也。長亭何在。秋暉已漸斜矣。昔日之驚交。不堪回首。此時之駒隙。更足傷心。猶幸而尚是斜暉耳。乃未幾而銜山未幾。而薄暮勿勿。飲錢歧路。徘徊盡在斜暉中也。斜暉去耶。人亦與之俱去。吾不忍見其去也。斜暉留耶。人亦為之暫留。吾無計使之留也。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日。更難移歲池於若木。轉為東指之輪。有能解吾憂者。其在疎林乎。林之密也。猶吾之帷。陰陰濃矣。翠烟鬱矣。則夕照將涵。愈添蔥蒨。林之疎也。猶吾之別意。金風肅矣。玉露凋矣。則殘曠欲落。倍覺淒涼。然則疎林之與我。所云同病相憐者。與疎林呵。你與我籠絡金烏。使舜華菱彩。勿下霜花。紅樹之顛。你與我挽回義駁。使騏步鳥飛。常羈衰草平坡。

之上。况我情你張郎亦必情你。丹楓極目。誰云草木無情。我情你。你即可情斜暉。儀有霜。肯惜花陰少。駐悲哉。敗葉蕭蕭。那更餘暉之慘淡。中心耿耿。懸如客思之淒涼。我恐疎林終不能與吾挂也。斜暉斜暉。其不忍照我愁容耶。

斜暉也。如何可挂疎林也。如何挂得住斜暉。此真極無理語。然其中卻有奇理。至理正。復索解人不得。篇中情內帶景。景內帶情。真正無理。真正有理。讀竟。惟有黯黯魂消而已。

嬌滴滴玉人何處也

夢回人遠。悟境也。夫君瑞久在夢中。試看夢回之後。玉人何處耶。然生猶未悟也。曰。頃夜色將闌。款扉而入者。玉人來矣。半日分飛。一時聚首。玉人其常在我左右乎。豈料其為夢也。門掩清秋。一派是荒涼之景。回想鳳衾香展。誰能低徊而見憐也。宵敲翠竹。滿庭皆蕭瑟之聲。回思鴛帳春融。誰乃綢繆而廝守也。噫。嘻。此非玉人耶。頃又何以來耶。欲忘還又千里。雁鴻愁合。眼便來心上。事似有仍無。五更蝴蝶夢。抬頭不見意中人。吾思之。吾從何處覓之也。嬌滴滴如秋波倒浸芙蓉。吾玉人之色何鮮以妍乎。然而徒得之想像矣。村宵月冷。空傷孤客之懷。吾那得玉人之慰我寂寞也。鶯啼其竟寂耶。燕語其竟遠耶。夫豈識在南海佛院之中。而藍水瀟瀟。漫正不知彩雲之何處駐耳。嬌滴滴如曉露初融。菡萏吾玉人之姿。何香且豔乎。然而莫接其音容矣。茅店清霜。獨灑離人之淚。吾怎得玉人之與吾追隨也。佩聲其竟杳耶。屐響其竟虛耶。亦不過在蒲東蕭寺之側。而暮雲重疊。正不知芳

魂之何處飛耳魂飛去夫今宵之夢玉人之知不知未可料所幸夢神未遠既一人吾之夢何不
可再入吾之夢渡河機泄草寇來也當悄悄提防逆旅緣慳天仙去也且緊緊搜定將恐
好夢之難續而玉人終不晤面也抑後日之夢玉人之至不至未可知所幸夢境非遠玉
人之夢既來尋找我之夢將復去尋玉人愁多不寐其未睡也當與之話離情漏永無聊
其已睡也且與之同繡枕獨恐幽夢之易醒而玉人依然無蹤也吾那玉人呵倒不如不
到吾夢矣是主情

人做一得意夢到初醒時每恨此夢之易醒且妄想睡去時再續此夢張生此時正是
此境也文能寫得纏纏綿綿委委曲曲張生於夢後不見玉人不勝憂愁我卻於張生
說夢時得見玉人不勝快活○天下功名富貴莫非夢也一旦失勢真有何處也之歎



